

北纬



发现成都



金沙考古

太阳神鸟重现

黄剑华 著



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沙考古:太阳神鸟重现/黄剑华著,-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

ISBN 7-80705-205-8

I.金... II.黄... III.巴蜀文化-考古发掘-研究-成都市 IV.K872.7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641 号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经营

总发行人:王庆

总策划:陈大利

金沙考古:太阳神鸟重现

作者 黄剑华
出品人 郭平
图片提供 成都市博物馆院等
责任编辑 张宏兴
特约编辑 袁沙
封面设计 周明
版式设计 **NEAREST·最近**
责任校对 李嘉
出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成都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5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75 字数 70千
印数 1-8000册
定价 25.00元
ISBN 7-80705-205-8/K·1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028)86614619(棋牌类) (028)86619530(综合类)

传真:(028)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86636481



金沙考古
太阳神鸟重现

黄剑华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目录] CONTENTS

- 4 引言
- 7 第一章
考古发现揭开了湮没的文明
- 21 第二章
象牙透露的信息
- 37 第三章
青铜雕像诉说的故事
- 49 第四章
太阳神鸟的魅力
- 61 第五章
金蛙寓意的解读
- 73 第六章
神秘的金冠带之谜
- 85 第七章
崇虎的部族
- 99 第八章
坚石雕琢的巫师
- 113 第九章
来自良渚的玉琮
- 126 第十章
灿烂的文化 and 昌盛的古蜀都邑
- 后记



黄剑华 Huang Jianhua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政协委员，天府十大藏书家之一。文史两栖，勤于笔耕。已出版学术著述《石达开》《古老的清玩——金石碑刻》《天门》《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金沙遗址——古蜀文化考古新发现》《三星堆》（韩文版）等多部。发表各类文章作品六百多万字。

金沙考古

太阳神鸟重现



黄剑华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引言

突然湮没的传说中的古蜀文明,在唐人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句中曾被形容得扑朔迷离。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叙说和描述,往往引起后来读者的无限遐想。其实在汉晋时代一些学者撰写的著述中,曾有不少对古蜀历史的追述,比如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而且有很高的引用率。但也毋庸讳言,扬雄和常璩生活的汉晋时代,距离湮没的古蜀已颇遥远,他们的追述已带有较多的推测成分。除此而外,我们别无更多的文献记载可作依据。也许《山海经》是个例外。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有多篇为蜀人所写,但《山海经》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表明它并非信史,其中内容天南海北包罗得实在过于宽泛,已远远超出了古蜀的范围。古蜀文明突然湮没了,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文字留下。殷商的废墟中尚有甲骨文可供后世学者进行发掘和释读,湮没的古蜀除了后人的追述和推测却什么也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难怪近现代人们只好用“巴蜀之谜”来形容了。

习惯于寻根问底的人们是很难满足于这种自我搪塞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渴望着揭开巴蜀之谜,想弄清传说中的古蜀究竟是怎么回事。热衷于做这种事情的除了文人学者,也包括很多研究领域中的“票友”和文史爱好者。特别是从20世纪初叶以来,这种专业的和客串的研究探索似乎一直没有



停止过。如果没有后来的考古发现,这种探索恐怕很难超越前人的樊篱,仍将停留在联想与推测之中。而1986年和2001年的学术界实在是太幸运了,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的惊人发现,使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不说别的,仅仅是天下为之瞩目和奔走相告的情景,就足以载入史册了。

湮没是一种偶然,发现也是偶然。当偶然与偶然时空交错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震撼。

世界上有很多古老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创造过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在古老的东方,位于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代蜀人,也同样开创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我们曾经说广汉三星堆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实成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三星堆,而且是后来居上的。

出土资料告诉我们,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古蜀文明,并不单纯是一种物质形态,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张扬。过去我们对这些所知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应该感谢考古发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阙疑,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自由地穿越时空,去追溯湮没的历史,去寻觅消逝的古都,去解读璀璨的文物,去感受那些引起心灵共鸣的永恒魅力。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考古发现开始,去揭开长期笼罩在古蜀文明上面的神秘面纱吧。



2001年春天，
在成都苏坡乡金沙村，
因挖出的泥土中混杂有大量的
象牙碎片和玉石器物，
由此而揭开了
金沙遗址这一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第一章 考古发现 揭开了湮没的文明

无论是对于远古时期的先民或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变故而导致了一个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湮没，都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区别也许在于前者是一种无奈的心态，后者则是出于一种怀念的古典情怀。随着一个辉煌时代的湮没，先民们的无奈也随风而逝，化成了一片空白。如果没有地下的惊人发现，我们对远古时期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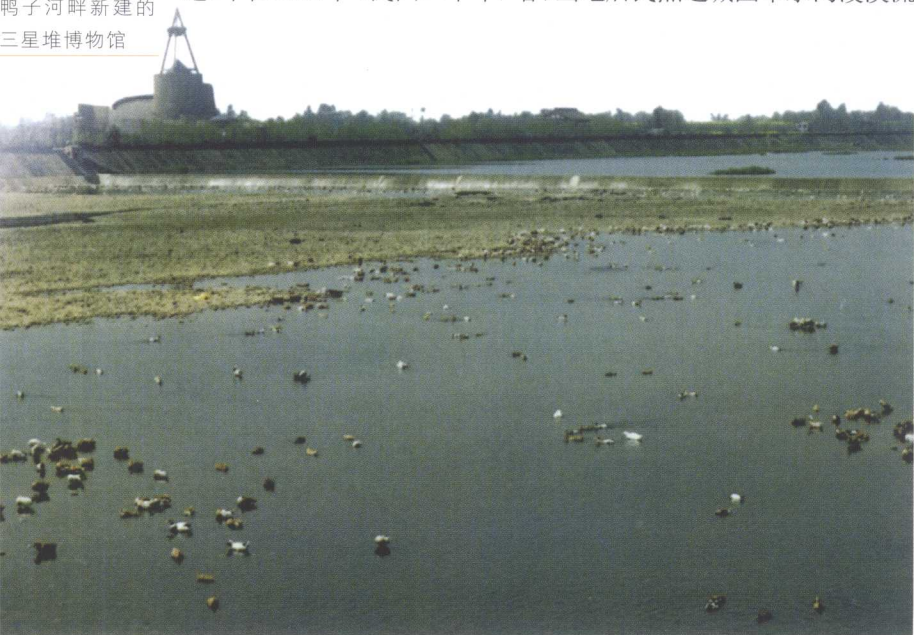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怕只能停留在朦胧的猜想之中。值得庆幸的是，考古发现为沟通古今搭起了桥梁，也为我们释放古典情怀提供了可能。

从近代到现当代，很多重大考古发现都带有偶然性。譬如我们熟知的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它们的最初发现就有很大的巧合。1899年，北京城内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去宣武门外菜市口仁达中药店抓药而发现了“龙骨”上刻画的商代卜辞；1900年春末夏初，驻守敦煌莫高窟的王圆箎道士因清理积沙，而发现了秘藏的大量经卷和绘画。这些偶然的发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今甲骨学和敦煌学已成为东方的显学，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参与其中的研究。还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月亮湾遗址的发现，也是非常偶然的。据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记述，早在1931年（民国二十年）春，当地居民燕道诚因车水淘浚溪流

鸭子河畔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



而获得了大量玉石器。1933年冬,担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和馆员林名均寻迹而至,并于次年在月亮湾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引起了侨居在日本的郭沫若的关注。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期盼之后,1986年夏秋之际,由于当地砖厂工人取土制砖而有了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惊人发现。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和数量之多,以及文化内涵之丰富,都堪称考古史上的罕见奇观。



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曾在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萨里克发掘出了特洛亚古城遗址,其后英国学者伊文思又在克里特岛发现了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同荷马史诗相印证,对古希腊文明的真实面貌做了很好的揭示。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也曾有过许多次重大发现,例如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江浙等地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河南安阳殷墟的发现、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湖北曾侯乙墓的发现、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发现等等,都曾轰动一时,从辽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上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

成都地区的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也都带有偶然色彩。比如——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大型建筑的形式和规模。

📍成都商业街遗址出土的巨型船棺和独木棺,说明商周时期四川盆地很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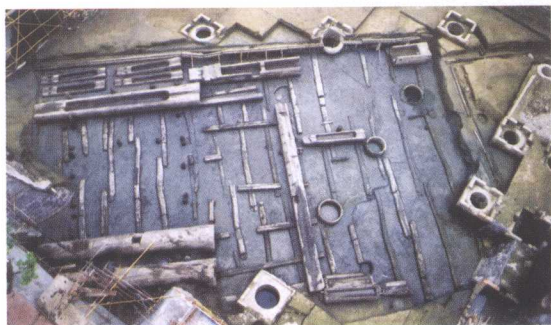


由于在成都商业街修建四川省委机关食堂而发现了沉睡于地下两千多年的船棺和独木棺遗址。这个战国时期开明王朝的大型墓葬，对研究古蜀国的历史文化与兴衰更替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如今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以该遗址命名的博物馆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将成为展示古蜀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2001年春天，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成都苏坡乡金沙村进行“蜀风花园城”小区道路工程作业时，因挖出的泥土中混杂有大量的象牙碎片和玉石器物，由此而揭开了金沙遗址这一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金沙遗址发掘现场的清理工作进行了好多天，考古人员以极大的耐心对发掘出来的泥土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过筛搜寻，共清理出土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1300余件。其中金器有30多件，铜器约500件，玉器约500件，石器250余件。这些出土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精美异常。例如金器中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金面具、金冠带、金箔蛙形饰，玉器中的玉人头像、神面纹青玉琮、兽面纹玉斧形器、玉贝、玉牌形饰，石器中的石跪人像、石虎、石蛇，铜器中的青铜人像、青铜鸟、青铜牛头、青铜兽面、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等，它们所展现出的生动别致的造型、精湛高超的制作工艺、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艺术魅力，都令人叹为观止。

毫无疑问，金沙遗址是成都地区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对揭示扑朔迷离的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消息经报道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后毫无争议地被评为了“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成都商业街船棺和独木棺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正在金沙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工作

抢救性的清理只是一个序曲，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也随之展开了。要对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属性做出准确的科学判断，离不开地层关系与器物类型，这是考古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大依据。在清理工作中，最使考古人员深感遗憾的就是施工挖掘不仅严重毁坏了文物，而且混淆了地层关系，这对混杂在一起的出土器物的整理和研究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弄清遗址的范围性质和年代关系，考古人员从施工现场挖掘机械挖开的深沟附近着手，开始了由上而下的科学发掘。该区域地下的文化层堆积非常丰富，在地层的第六层，发掘出土了一批铜器和玉器；第七层，出土的玉器和铜器数量更是大增，同时还伴随有大量的象牙。同成都平原历年来发现的其他古蜀遗址相比，这是比较罕见的。根据田野考古工作经验，这里很可能只是大遗址的一部分。在后来大面积的勘探发掘中，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证实了考古人员的直觉和判断是准确的。

2001年春夏之际，考古人员对金沙遗址发现现场和附近地段（“蜀风花园城”的“梅苑”东北角）进行了清理和考古发掘。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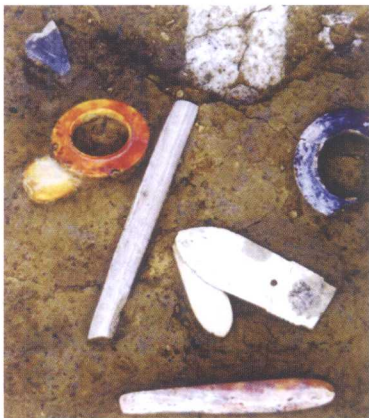
出土遗物很多,除了象牙堆积坑,在发掘区的西北部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大面积的玉器、野猪獠牙、鹿角、石器。根据出土器物分析,这片面积约300平方米的遗存可能与古蜀的祭祀活动有关。在发掘区的南部还发现了很多石器半成品,如石璋、石璧等,呈倾斜放置和层层叠压状,分布面积也有300平方米左右。因为尚未发现玉石器作坊痕迹,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石器半成品便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到了2001年的秋天,雨季过后,考古人员又集中力量对“蜀风花园城”的“兰苑”“体育公园”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还对金沙遗址

周围做了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大范围文物勘探,共布勘探沟800余条,正式考古发掘的面积约1.6万平方米。这些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对揭示金沙遗址的整个分布范围以及地下遗存状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几处重点进行的大面积考古发掘。

从分布位置看,“兰苑”位于金沙遗址的中南部,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其中近2万平方米的勘探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建筑遗迹、成排的圆形窖穴、400多个灰坑、90余座墓葬、3座小型



金沙遗址铜器出土情景

金沙遗址玉器出土情景



金沙遗址“梅苑”
发掘现场

馒头窑遗迹等；出土了一批较为完整的陶器如高领罐、高柄豆、小平底罐、陶瓶等，其中有些陶器如圈足罐、尖底盏、尖底杯等的类型特点与以前在成都地区考古发现的十二桥遗址的典型器物几乎一样。此外，还出土了扁壶、高柄杯形器等一些较为特殊的陶器，以及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根据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和出土的器物类型分析，可以初步推断其文化遗存时代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古代蜀人的居住区和墓葬所在地。

“体育公园”在“兰苑”以北，东邻“梅苑”北部，位于金沙遗址的中部，占地面积约9万平方米，经勘探确认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3.6万平方米，发现了一些房屋建筑遗迹和15座墓葬，其中多数为二次葬；还出土了少量的玉石器和陶器，其年代大约为西周早期。经推测，该区域先前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居住生活区，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被废弃而成了墓地。

考古人员先前曾对金沙遗址北面的黄忠小区“三和花园”区域进行了勘探发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屋遗址17座、窑址17座、墓葬13座、灰坑300余个，特别是其中还有一组



金沙遗址“体育公园”发掘现场

金沙遗址“兰苑”发掘现场



规模宏大、布局较有规律的特殊建筑遗迹。将此同金沙遗址整体勘探和考古发掘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推断这里可能是古代蜀人统治阶层的宫殿区的一部分。

如果综合上述功能分区的规模与布局情形，以及众多的建筑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来看，可知金沙遗址绝非一般的普通遗址，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蜀国的一个都邑所在。

古代蜀人的筑城史，大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看，曾先后发现了宝墩文化6座早期古城址和三星堆古城。考古资料揭示，古代蜀人早期修筑的城邑规模较小，后来不断扩展，最初是从靠近岷山的西北部边缘地带开始的，然后沿着岷江支流河道两岸台地逐渐向平原腹心地区推进。

例如芒城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都江堰市南郊约12公里处、文井江古河道的上游，面积约10.5万平方米，平面布局呈方形，有内外两圈就地取土斜坡夯筑的城垣，可能是古代蜀人走出岷山进入成都平原后最早修筑的一座古城。与之相似的还有崇州双河古城遗址与崇州紫竹

金沙遗址“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全景图





古城遗址。双河古城的城垣也分内外两层,斜坡夯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位于文井江中游的味江河与泊江河汇合处;其附近的紫竹古城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文井江,古代又称“西河”,是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一条重要支流。顺流而下在西河即将汇入岷江处,有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布局呈长方形,城垣也是斜坡堆筑而成,面积在60万平方米以上,年代距今约4500年左右。与宝墩古城同时期的还有郫县古城遗址与温江鱼凫古城遗址,面积分别为31万平方米和32万平方米,在地理位置上已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

成都平原上的这些早期古城遗址,规模都不算很大,这与当时古蜀人力资源还比较薄弱、生产还处于较为简单和落后阶段有关。尽管如此,这些古城遗址仍充分揭示了古蜀族或古蜀国的早期发展轨迹,说明古代蜀人已由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了成功地修筑具有抗御洪灾功能的城邑,由落后愚昧逐渐走向了繁荣文明,成都平原此时已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

到殷商时期古蜀国已非常繁荣,在三星堆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创造了灿烂的特色鲜明的青铜文化,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社会生活更是欣欣向荣。据考古发掘揭示,三星堆古城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同宝墩文化早期古城遗址相比,古蜀国的人力物力都有了